

王樹曾

王树增

自选集

王树增◎著

海南出版社

---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树增自选集/王树增 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443-3012-1

I.王... II.王...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第065165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

**王树增自选集**

作 者: 王树增

责任编辑: 任建成

特约编辑: 王 瑛 汤万星

装帧设计: 方阿之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总经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45.75

字数: 845千

书号: ISBN 978-7-5443-3012-1

定价: 48.00元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 从天而降（代序）

三十六年前我是一名伞兵。伞兵总是在黎明时分出动，迎着挂在天边的薄如纸片的月亮。到达机场，检查伞包，开铅封，穿伞，通过两道检查线，登机。飞机舱顶的钢绳拽上去人像在打秋千，而脚下舱板上的铆钉已不知数了多少遍……突然，伞训员大喊：准备离机！我知道我要冲出去了，极度的紧张令我不停地告诫自己：我一定要冲出去！风将裤管吹成铁筒一般，边缘像刀刃一样硬。是否有伞兵能够清晰地描述从机舱门口冲着大地一跃而下的那个瞬间？那个瞬间在我人生的记忆里是永远的断层。但仅仅是一瞬间，那个瞬间过后，所有的轰鸣和啸响都会突然消失，身体犹如在一个巨大的空洞中自由坠落。随后，寂静中传来一声巨响，坠落的身体被迅猛地提升，我知道这是降落伞张开了。晨空开始抖动，新鲜的太阳挂着露珠荡漾而来，无边无际的田野与宽阔逶迤的河流在渐渐红起来的天色中缓缓拥入我的心怀。第一次从天空俯视大地的时候，士兵的自豪令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后来不再是伞兵了，回首往事我总想，人生中会有一些时候犹如伞兵离机，只要勇敢而自信地向前迈出去，便会出现一种令你意想不到的境界，使生活因为更新而鲜活。

我开始把不寻常的伞兵生活写成小说，《鸽哨》《猛潮》《黑峡》《破译》《我的小驮马》相继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收获》上发表，结果是小说创作令我离开了伞兵部队。但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我在写每一篇关于伞兵生活的小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继续接受着伞兵部队的“伞训”，因为我一直不敢忘却，观察、审视、描写、叙述任何事物，一定要比别人多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伞兵的角度。我以为锤炼这样的角度能够使写作拥有高尚的追求和博大的情怀。直到时光已逝去近三十年，我开始写作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1901年》《长征》的时候，我仍没忘记提醒自己，面对纵横纷纭的历史，要葆有高视角的关照与思考。

如果仅从创作一部书的角度讲，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长征》，一年就可以写就，因为可采访的对象比比皆是，可参考的资料十分丰富，但是我的每一部书的写作都用了几年的时间。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读者为什么要读这部书？有史以来，战争是人类除和平以外所面临的唯一另一种生活形态。翻开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历史书籍，令我们感慨万千的文字无不是在记述战争。人类为什么要为战争留下浩瀚的记录？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战争的直接需要是生命。士兵，战争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数量的人，他们最终成为我写作《朝鲜战争》和《长征》的唯一动因。那几万、几十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举世无双的英勇征战的士兵，即使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依然值得我为他们动人的生命故事而歌而泣。他们曾在万丈河谷上沿着十三根铁索向敌人发起冲击，他们曾穿着单衣埋伏在寒冷的盖马高原上然后开始用脚追击美军的坦克，他们曾仅靠一把青稞穿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绵延百里的大沼泽，他们曾在冰封的汉江岸边一个接一个地用身体滚过雷区为冲击开路……每一个人都那么年轻，却牺牲得惊天动地，他们值得今天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中的所有中国人铭记。记住我们这个民族曾有过如此优秀的儿女，记住我们这支军队曾有过如此不屈的精神。我们必须记住，因为他们与我们血脉相连，他们与我们走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里。

生动地记述一段战争的历史很重要，深刻地记述战争中一个民族精神的历史更重要。

像终生难忘从天空看见扑面而来大地一样，这块土地上的优秀儿女令我在写每一个字的时候都心生敬畏。我力图让今天的读者在《朝鲜战争》和《长征》中因为祖国、民族、人生、理想、信念、意志等因素与他们的先辈相识相知，从而重温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不屈的精神。

历史具有无穷无尽的思想财富，具有磅礴浩瀚的情感力量，是人类用最宝贵的生命写就的。生命生生不息的创造意味着千百年来的文明史。文明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更新、断裂、再生、绵延，所以我们有了那么多令人慨叹不已、遐想不已、思索不已的历史书籍。我继《朝鲜战争》后写作的长篇历史随笔《1901年》，同样源自于面对历史心生敬畏。凤凰卫视的何亮亮先生读了《1901年》后说：“中国最好的历史著作往往不是历史学家所撰，本书又是一例。”我想，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同样也是书写历史的魅力。因为百年前的历史的确能够成为今天中国读者的深刻参照，百年前的历史还可以惊心动魄地成为当代生活的一种提醒

或注释。

从当伞兵到成为作家，从创作虚构的小说到叙述真实的历史，这样的变化对于我来说意味着生命的成长，当然也意味着不再年轻。但不再年轻却可以拥有更丰富的生活内容，包括有一天在夜深人静之时想起非常年轻的从前……最重要的是，扎实而稳健地向前迈出生活的每一步。

感谢海南出版社，感谢四川新华文轩公司，感谢一直关心我的写作和此书出版的汤万星先生。感谢我的妻子王瑛，她梳理编辑了我所有作品的每一个字，她的爱至深至切。

王树增

2008年10月10日

# 目 录

从天而降（代序）..... 1

中篇小说..... 1

- 月斑 / 3
- 鸽哨 / 49
- 猛潮 / 79
- 黑峡 / 110
- 破译 / 147
- 红鱼 / 168
- 我的小驮马 / 196
- 甜蜜海滩 / 217
- 红邮车 / 250
- 禁止忧郁 / 280

散 文..... 337

- 大河永恒 / 339
- 说吃谈喝 / 343
- 夜读兵书 / 350
- 初见顿河 / 356
- 心窍黄尘塞五车 / 365

长篇纪实..... 371

《朝鲜战争》（节选） / 373

- 第一章 打败美帝野心狼 / 373
- 六月二十五日 / 373

- 艰难的抉择 / 381
- 第三章 三十八军万岁 / 395
- 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 / 395
- 三十八军万岁! / 404
- 第四章 圣诞快乐 / 414
- “陆战队, 向南进攻!” / 414
- 水门桥 / 426
- 第五章 李奇微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 / 436
- 胜利一次太重要了 / 436
- 大冰河 / 446
- 第六章 血洒汉江 / 455
- 愤怒的彭德怀 / 455
- 后记 彩蝶纷飞的幻觉 / 467

#### 《1901年》(节选)

- 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 / 472
- 被严重忽视的一天 / 472
- 奏折与陷阱 / 477
- 女人的仇恨 / 486
- 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 / 493
- “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 493
- 混乱的局势 / 504
- 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 / 513
- 帝国炮火中的“家事” / 513
- 一个“傲慢的中国词汇” / 527
- 第四章 翠扳指 / 539
- 帝国的城墙 / 539
- 仓皇之晨 / 546
- 第六章 雪后城头草色新 / 558
- “袜子们”的结局 / 558
- 过朝廷 / 569



《长征》(节选)

- 第一章 突出重围 / 582
- 第三章 十送红军 / 600
- 第七章 血漫湘江 / 629
- 第八章 恭贺新年 / 655
- 第十三章 喜极之泪 / 681

附 录

- 王树增文学作品出版年表..... 723

中篇小说

许多士兵说自己的伞像一片云，而我总觉得我的这具伞摊在草地上，犹如倒翻了一桶新鲜的奶汁，那乳白色的液体四处流溢。我郑重地在这具伞的小小的档案本上签下了我的名字。

# 月 斑

硕大的圆月在洁净的夜空中悬浮。月斑历历在目。那是莽原么？

那是谷壑么？那是海洋么？也许就在此刻，所有的人们都在仰望。

## 柳星星：明天十五啦……

我从小喜欢月亮。听妈妈讲，生我的那个夜晚，爸爸给他的学生上夜课，很晚才回来。妈妈望着他，盼望他说句什么。爸爸搓着两手，愣了半天才说：“今晚没有月亮，满天的星星可真多真亮……”妈妈至今想不透，爸爸为什么冒出这么一句。而我奇怪的是，在我降生的那个夜晚，月亮为什么躲开了？我埋怨月亮，然而也迷上了它。爸爸曾经对我讲过，月亮上的斑痕是一棵砍不倒的月桂树。他说那里有一座冰晶砌成的宫殿。爸爸死得早，他是坐在书桌前从椅子上倒下去的。在医院里，我哭了。他对我说：“小星星，你瞧，今晚还是没月亮，可我看见了呢。”他只留下这么句话。那时我六岁，刚上一年级。从那时起，我脖子上挂着房门的钥匙，每天等妈妈回来给我做饭吃。吃完饭，妈妈坐在那张旧书桌前批改作业（妈妈和爸爸在一个学校教书）。我坐在被窝里等妈妈搂着我睡觉。妈妈会唱一支关于月亮的歌：“风儿轻轻，云儿轻轻，擦亮一面小镜镜。小姑娘呀，梳辫辫呀，扎上一根红绳绳……”我问妈妈：“月斑是我的影子么？”妈妈说：“傻姑娘，那是歌！”接着，我第一次知道那是月面上冰冷的岩石和巨大的峡谷。我很懊悔，因为关于月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可今夜这是怎么啦？那只夏蝉不知疲倦地嘶鸣。我知道它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从夕阳变得火红的时候起我便开始寻找它。我坐在床上，看着被晚霞照得像金片似的槐叶儿在瑟瑟地抖动，我把心绪的烦乱归结于这只蝉。我等着夜幕的降临。金色从槐叶上消失了，慢慢地变成一团墨绿。突然间，银色叶片又瑟瑟地抖动起来。那是月光在叶片上闪烁。十五前的朗月，就是从老槐树古老的枝丫处升起的。月斑真清晰，像是画上去的。仿佛是那粗壮的枝丫把它托了一下，它一跳，便藏在稀疏的槐叶里一动不动了……四周的墙壁上，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影子。英语书从我手中滑落。我闭上眼，无法掩饰心头的不安。我又喜又怕，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包括那月，那树，还有对面房间里妈妈为面临高考的学生补习功课的隐约的声音……我用手抚摸着我的身体。手是熟悉的，有些湿漉漉，而身体是陌生的。曾经属于我的那一部分，现在只剩下空空的一条裤腿。手触到那残败的边缘，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残废了的我。月亮面对面地望着我。我的手继续向上摸索，于是，一个成熟了的身体在脑海中闪现。我觉得胸前的一个地方麻酥酥地一跳，这迫使我猛地把身体缩紧。二十六岁了，我让那些秘密的心事搅得心神不宁。

一个人不太容易将自己列为普通之列。小时候，别人喊我：“丑姑娘！丑姑娘！”我不愿意，因为妈妈说我好看，我照镜子时也这么认为。直到那一次，上初中时，学校要选出十名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参加市青少年联欢，我期终考试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因此关于联欢的事我做了许多梦，甚至妈妈已答应给我买一双白色的网球鞋，但是最后宣布的名单中没有我。从同学们的议论中我才知道，因为有外宾参加联欢活动，我长得不好看被淘汰了。妈妈那天晚上又给我唱那支关于月亮的歌。我又哭又喊：“我不要镜子！我不要镜子！”从那时起我庆幸月亮不是面镜子，因为它天天跟着我，即使我顺着墙根走也一样。下乡时，没人说我不好看而把我开除。后来入伍了，头几天男兵们议论说：“又来了个窦尔敦！”窦尔敦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绝不是赞美的话。好在那时我已经把自己列为普通之列了，并不怎么难过。我习惯了。从我认定自己已经长大时起，我便习惯于躲藏，在人海中躲藏。这么多年，我和我的同代人一样承受着百般滋味的的生活。我悄悄地躲藏着。我有憧憬，绚丽多彩的程度绝不亚于她们。我曾经从指缝中窥望过各种各样的男人，有的使我厌恶，有的使我心跳。然而我只有躲藏，只有憧憬。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幸福真正到来时该怎样应付，但幸福却不期而至了。虽然这如同涓涓细流终于汇成大川一样自然，然而终究是在一瞬间山洪暴发了……当长夜过去的时候，我的黑大汉就要来了，他将抱起我，把我带到属于他的，也属于我的未来去。我该怎样不因为羞怯而发抖呢？而我们动身的时刻，冯

月也会来，这个固执得出奇的、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我们该怎样迎接他呢？……啊，柳星星，面对那深如海洋的情意，你小小的心房装得下么？那由惊慌与幸福铸成的重量，你瘦削的肩头承担得起么？……我希望这夜长些！我希望这夜短些！……那两个魁梧高大的军人啊！……

天没黑的时候，“糖人儿”阿男来了，送来一盒“米老鼠”奶糖，算是她结婚后我去看望过她的回报。她还提出向我学英语（至于她的外号，是因为我们一块儿插队时她特别爱吃糖果的缘故；还因为她像吹起的糖人儿一样娇气。关于她的事，还多着呢）。她如今显得很成熟，单从她高高耸起的胸部就可以看出来。她举止很随便，进门便解开米黄色亚麻外罩，露出滚圆雪白的脖颈和胳膊。我曾嫉妒过她的肤色，那当然也是刚刚插队的时候。“怎么样？”她那双杏眼（同样是引人嫉妒的）一蹙，似乎是不经意地说，“报告一下目前的战况吧，光荣的战士！”她那种尖酸的神气还和以前一样。我回答了我的学习及以后的打算。谁知她嘴一撇，打断我的话：“谁问你这些！我是指……哎呀，我们是同岁哩！”我明白了。我有些恼怒。她明知道我的现状，她在捉弄人。于是，那些深藏在我心中的一切都涌到了嘴边，除了妈妈之外我本不想对任何人说，但我对她说了。我承认这里面有炫耀和报复的心理。我讲了那个黑大汉的过去和现在，也讲了那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讲着讲着，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啊！阿男的杏眼渐渐地睁大，古怪地望着我。等她盘问了，并且确信了一切之后，突然——不知为什么——她哭了！她扑到被子上，暴风雨似的号啕大哭。那时，妈妈还没下班，我劝她自己弄点热水洗洗脸。然而，她一下子便恢复了平静，变化之快令我吃惊。她像根本没哭过一样，把头发整整，发卡往后一别，她走到门口扭过头：“服你的气，你也搞起三角恋爱来了！”她脚步很响地走了，要借的英语教材一本也没拿。我真后悔，我的秘密的角落向别人敞开了，我有一种失落了什么东西的感觉。三角恋爱！多么浪漫的字眼儿！我听说过，但对我来讲那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然而我想，在那些往事中，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似乎明白了阿男痛哭的原因……

“妈妈！”我喊。我知道那些高考补习的学生走了，我需要她。她无声息地坐在我身边，把手放在我的脸上。她说：“明天我请假。包饺子吧？韭菜馅的。”我拉着那双手说：“我要离开妈妈了？”“是的，女儿大了呀。”我突然哭了，我止不住……

风儿轻轻，  
云儿轻轻，

擦亮一面小镜子，  
小姑娘呀，  
梳辫辫呀，  
扎上一条红绳绳……

妈妈头发灰白，双眼眯成一条线。我不知这么多年她是怎样孤身度日的。我在乡下在部队时，她都给我写信，可从来不寄照片。她的老态使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我儿时的母亲，只有她身上那股淡淡的粉笔味儿和黑板油墨的气味儿以及她轻轻哼出的这支关于月亮的歌，使我感到亲切如常。

我哭完了，那歌也停了。我心中平静得如同一潭水。

月亮依然在那里挂着，又圆又大。明天十五，不正是冯月的生日吗？

### 冯月：槐花为谁采？

走出门，迎面便是夏夜清爽的气息。我受不了满屋子的汗味儿和烟味儿，我也实在不能恭维那些纠缠了我一上午并且晚饭后还想纠缠下去的记者们。他们热衷于提那些让你很难回答的问题，什么“你怎么成为一名战斗英雄的？”“你消灭了多少敌人？”一听就让人恼火。我反复地对他们说，我不是什么英雄，也没消灭过敌人，实在讲不出什么豪言壮语。可他们硬是缠住你不放……说实话，从参加边境战事直到现在，我实实在在地走过一条我一生都难以忘却的道路，我的感情、我的灵魂在这段不长的日子里受到暴风雨般的洗礼。然而，我不能对记者们陈述，因为我想讲的不是战斗，而是一位与战斗不相干的极普通的女孩子……

月光如水。这是我的军校校园。你瞧那像军人一样排列过来的塔松，以束束蓬勃的针叶在月光下闪动着生命的光泽。晚风轻盈，轻到你几乎无法察觉，包围着你的是塔松油脂的气味儿和从操场那边荡过来的矢车菊的暗香。巨大的军营式院落里的喧哗消散了，只有这树、这草和这皎洁的月色使你想到生活内在节奏的玄妙。地球载着你在旋转，让你经历今天和明天，白天和黑夜。白天让太阳陪伴你，黑夜让月亮陪伴你，万事就是如此和谐，这和谐是天地间任何纷扰都破坏不了的。无论你是谁人，都让你在这个时候幻想明天……啊，明天！明天是我冯月的什么日子？家中不正忙着给自己过生日吗？是的，那将是我新的生命历程的开始！我如此盼望明天……记者们问：“冯月同志，将来有什么打算吗？”我几乎脱口而出：“明天我就去！是约好的！”然而我紧闭着嘴，我的心在狂跳。我会对她说：“星星！听我说吧，听我诉说你不知道的那一切……”可我究竟从何说起

呢？

我命中注定是个碌碌无为的人。从小别人就说我皮肤白得不像个男子汉，我也认为我成不了大器。出击的命令一下，也就是我随着全班刚刚冲过一条小河钻进茂密的树林里的时候，一颗炮弹（或者是地雷，没弄清）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当时，我只觉得像被什么力量狠狠地推了一下，身体腾空而起……就在这一瞬间，有个念头一闪，那就是：完了，死了，死得毫无意义！我也奇怪，战斗不是刚刚打响吗？原来打仗如此简单！冯月这辈子注定如此简单，连壮烈牺牲也无法经历一些离奇古怪的情节……我是被一股刺鼻子的火药味儿和物体烧焦了的臭味儿呛醒的。睁开眼，天上的火光和地上的火光把周围映得如同白昼。几株大树火炬般地燃烧着，树下的茅草丛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怎么会这么静？在那爆炸的光亮之中显得黑森森的树木缓缓地倒下去，坦克从洼地里爬出来一窝蜂似的从眼前驶过……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扶着断树桩站起来，举起冲锋枪，冲着天空扣下扳机……枪口在喷火，枪身在颤抖。没有声音，一切一切静得令人窒息……我大声地喊起来，我不知我为什么喊，喊了些什么，只觉得我需要这样，我要听到我自己的声音！然而，喉咙震动着，一点儿声响也没有……几个救护队员跑过来，往担架上按我。我挣扎，我喊……我被弄到包扎所。那些医务人员不由分说地撕开我的衣服，几乎把我脱了个精光。我骂，骂这帮浑蛋把我从前边弄下来，而我的战友们早冲到前边去了。一个大个子军医一拳把我打倒在床上，然后飞快地写了几个字塞给我：“双耳灌入泥土，暂时无法排除，内耳伤势不明，速转移！老实点！”……我明白了，怪不得脑袋感觉胀得像面盆一样大。可“老实点”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耳朵听不见，可我看得清敌人，打得出子弹！如果这么退下去，人家问我为什么下战场？我说是因为耳朵里灌了泥？这不是笑话吗？经过激烈的、哑语似的争论，我回敬了那个大个子军医一拳头才终于得到允许，去和救护队一起转移伤员。大个子军医又写给我一张字条，内容是不准我乱跑，只准跟随救护队行动。我又向前冲了。说实在的，我想擅自跑掉，一直朝前跑，打到哪儿算哪儿，死在哪儿算哪儿，什么将来竖碑不竖碑的，去他妈的！我随着救护队跑呀跑呀，爬过小山，眼前弹光四射……突然，我脚下一绊，一下子扑倒在草丛里，身边有个扭动着的躯体，是自己人——这是我碰上的头一名伤员。他腹部受伤，整个下身已被血浸透。他的枪管烫得使人不敢摸。他是好样的，打出了全部子弹才倒下的。我背起了他。从前沿到包扎所要爬一座小山，山上长满了树和一人高的灌木丛。我迷了路，绕了很大的圈子才回到包扎所。军医接过伤员便发火了，张大嘴骂着什么。我听不见，但我明白，伤员虽然没有死，可我送他下来耽误的时间长了。我一咬牙，又走了。这回，我特别留心路的标



志，用枪托把树皮砸下来一块做记号。果然，第二次很快就回来了。伤员是个干部，腿断了，但还醒着，拉着我的手哭了。是指导员？或者是连长？干吗哭？……我喝了水，咬着不知谁塞给我的一块熟牛肉，又往前跑。这样，我又从火线上抢下来三名伤员。当我准备再次出发的时候，腿一软，一下子跪在地上。站起来再走，感到不行了，头痛得仿佛要炸裂，走路摇摇晃晃的，脚迈出去没有着落，大地像在跟我躲躲闪闪地开玩笑，双耳如同有两条铁钎子一下下地往里捅，疼得感觉迟钝了，浑身发麻……后来才知道，耳朵一点声音也听不到的人，走路就是这种悬空的感觉。大个子军医又递过来字条：“好样的！我们会给你请功！你现在立刻下去，不然双耳的后果不堪设想！老实点！”……你看，还是那三个讨厌的字，而且还请什么功。见鬼，难道我冯月为的是这个？那么，已经牺牲的战友为的是什么？简直放屁！我把字条扔到他脸上，又随着一个救护组跑了。

天快亮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脚下到处是水……我实在走不动了，只觉得头顶上有什么重物在压着，双眼在重压之下向外鼓，几乎要跳出眼眶。我把钢盔摘下来扔了，但这种感觉依然如旧。我用手拍打双耳，后来又用鞋底拍，拍打时好受一点，一停手又是老样子。身边的人冲我喊什么，扯住我的手不让拍，可我痛得厉害，连视线都渐渐地模糊起来。我对他们说，不要管我了，我自己爬回去。他们说了些什么，把我扶到一棵大树下，意思是坐着不要动，等他们回来。他们走了。四周是黎明前的黑暗，只有闪电和战斗的火光在夜幕下闪烁。我闭着眼，任凭雨水抽打，我觉得我也许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突然想回顾一下自己短暂的一生，但丧气得很，我只看到一片光溜溜的、没有任何脚印的海滩。想寻找什么、发现什么，但空旷旷的令人失望……爸爸发火时曾说：“冯月！你这辈子想干些什么？什么本事都没有，废物一个！”他的意思是说，人人都得像他一样当副军长才对。妈妈也说：“月儿，你这么大了还没个生活目标，将来怎么办呢？”我问妈妈目标到底指的是什么，她也说不上来。目标！目标！我在半昏迷中想，人生不过是这样，活着或者死去。活着世界上并不多你，死去世界上也不少你，实在没必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可是，就这么死去？部队在前头浴血奋战，你却悄悄地死在这里，怎么解释？说来奇怪，仅仅为了到前沿去死，我竟爬了几步，而且扶着树干可以走了。刚刚接近前沿，便碰上我的副班长。他是个河南兵，平时我们最合不来，他说我是个“京油子”，我说他浑身地瓜味儿。他胸部负伤，已经快不行了。我又背起他。我永远忘不了那段艰难的路程，仅仅两华里，而我觉得似乎是一条登月的路。他昏迷地趴在我的背上，我四肢着地爬行。他的血流到我的脖子里，流到我的手。雨突然停了，天色微明。月亮挂在天边，又冷又苍白，月斑特别醒目。我对背上的人说：“副班长！再坚持一会儿！”